



心香一瓣

槐下“梨园”

□王睿

老家的洋槐树长在院子的东墙根处，树纹斑驳，树皮皴裂。槐树下的青石板，是我童年时的露天戏台，而奶奶是戏台中唯一的角儿。

有一年暮春，槐花飘香，撑起白生生的伞盖。奶奶说这树“衬戏”，于是搬来藤椅，膝头摊开戏本，教我唱京剧。我手里攥着半串槐花，跟随节奏，提腕、转腕。风起时，槐花簌簌飘落，为“戏台”张开布景。祖孙俩的“梨园时光”，便在“咚咚咚咚”叩椅的节拍声里缓缓展开。

年轻时，奶奶曾是县里文艺队的旦角。后来去供销社工作，演出行头被藏进了樟木箱。可提到京剧，她就像打开了话匣子，总有唠不完的故事。没有戏服，没有锣鼓，槐树下的“戏台”随时开幕。奶奶端坐于藤椅上，轻咳一声算是起板。开嗓时，腔调舒朗，像蘸了蜜的丝线。那些曾在剧院、在晒谷场唱过的戏，已伴着槐花香，落在泛黄的旧戏本上，飘进身侧穿巷的风里。

印象最深的是学唱《红灯记》中铁梅的唱段。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……”戏腔扬起，奶奶挺直腰背，眉梢眼角透着神采。我踮起脚尖，左手比画“握灯”姿势，右手抬起又落下。学不会复杂的拖腔，我索性捡起叶子当戏票。唱到“洪亮的心”时，奶奶故意拖长尾音，接过“戏票”，眯着笑眼。

戏唱罢，奶奶教我认戏中的角儿。她指着戏本上的图案告诉我，花脸脸谱讲究，红脸忠义、白脸邪恶；花旦活泼，眉眼勾得俏；刀马旦动作利落，背扎靠旗……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奶奶起身，从槐树上摘几串细枝，槐花做排穗，枝叶做翎子，将“帅盔”戴在我头上。我扬起槐枝当马鞭，甩出几个漂亮的弧，好像真成了《穆桂英挂帅》里的女将。

后来，去外地工作，我回乡的次数渐少。老院仍是旧貌，奶奶却很少再唱戏。有一年暑假，我给她买来小音响，播放京剧唱段。奶奶甚是喜欢，将音响置于枕边，轻叹一声“唱不动咯”。傍晚，屋子里音响开着，隐约传来哼唱声。我心中喟叹——或许，是她的腰渐弯，再也撑不起那股子精气神。其实，于我而言，最动人的从不是戏里的悲欢，而是有她、有戏陪伴的春夏。

槐花落了又开，“梨园时光”已回不去。今年，女儿参加绘画班时，学画京剧脸谱。回到家后，我翻出奶奶留下的戏本，给女儿说京剧，讲《穆桂英挂帅》的故事。岁月流转，戏本的字迹洇得模糊，唯有钢笔字的标注仍然清晰：用小嗓；“金”需板后起唱……墨迹深处，依稀想起奶奶敲着藤椅，教我唱“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”，她说“这戏中的角儿，可不会老”。

板眼起落，戏里芬芳不散。那些伴着戏腔的儿时记忆，已刻进槐树的年轮里。待槐花缀满枝时，树下的身影，穿着布衫，摩挲着戏本，把袅袅戏韵唱成了我解不开的乡愁。

生活随笔

土地之上

□顾亚娟

三伏天，出门遇上大暴雨。我向来讨厌工作日的雨，厌烦雨水打湿衣服，厌烦下车撑伞那一刻的狼狈。

但今天，望着窗外的雨，心里却冒出一个念头：终于下雨了。田里的庄稼该喝饱水了吧？家门口那棵枣树吸足雨水，结的枣子或许不会干涩得像木柴。

这份悄然的变化，根子在母亲身上。

我虽在农村长大，却曾是“五谷不分”的人。农事的记忆，孩童时只沾了点边。今年开春，带儿子皮皮过麦田，我顺手拍了一穗麦子。母亲看见，立刻提醒道：“小心点，有芒！”我愣了一下。原来麦芒就是麦穗上那些尖尖的、扎人的小刺。书里写的“针尖对麦芒”“锋芒毕露”，一下子有了形。

夏天回老家，蹲在地头，我第一次看清花生怎么拱出地皮。一粒花生米，埋进土里，闷不吭声地憋劲儿。过些天，嫩芽顶着土疙瘩，硬生生钻出来。就那么点绿，顶着硬土，看着弱，力气却不小。这就是“破土”了。

盐城与东台之间，我往返的脚步丈量着归途。

母亲在几块开荒的地上忙活。种过油菜，收了籽榨油；现在长着花生、玉米、红薯。以前我不明白母亲这辈人，地都没了，还到处找地种，图什么？有福不会享，像是“没苦硬吃”。

可也亏得她这么“折腾”，我和皮皮才沾了光。

我们一起在地里铺开塑料布，抡起连枷敲打晒干了的油菜荚子。母亲在边上嘀咕：割菜籽得赶早，趁露水没干那会儿，要不就等日头落山。大太阳底下割，荚子“啪”就炸了，黑籽蹦得满地找不着。母亲弯腰拢着散落的菜籽，手指头缝里都是黑的，说了句：“这地有劲。”声音不大，像是在跟自己说。

皮皮跟着干起这些，再路过麦田油菜地，就能认出来，小嗓门一扬：“油菜籽！麦子！”

我想让皮皮脚踩在土里，知道东西是土里长出来的。看着他蹦跳在我儿时奔跑过的小路上，好像看见过去的自己。路还是那条路，地还是那块地。

我出生的村子，如今嵌在城与乡的夹缝中。“红光佳园”集中居住区，是早年“不出村”的样板。红屋顶一排排，亮得晃眼。楼后还藏着村子早先的模样，灰扑扑的，像蒙上一层洗不掉的灰。

回家的那条水泥路，还是当年父亲当村民代表时张罗修的。那时觉得宽敞的路，如今错个车都难，路肩被车轮啃得“豁牙漏齿”。

村子轮廓还在，人却不一样了。邻家大爷冲我笑，一嘴牙是假的。屋后阿婆的头发，全白了。

这里曾是我一心想逃离的地方。身上沾的土腥气，好多年我都想洗掉。所以大学去了武汉，工作奔了佛山。没承想，绕一圈又回来了。

孩子像根绳子，把我拴回父母身边，拴回这个老地方。

皮皮特别喜欢下雨。套上雨衣雨鞋，专挑水坑踩，水花溅得老高，他乐得尖叫。他骑着小车在村路上疯跑。我指着天边，太阳被树叶挡得一闪一闪，对他说：“皮皮，看，太阳眨眼睛呢。”他仰起小脸，认真地看，学我：“眨眼睛。”

邻居家的大黄狗，也成了他的老相识。狗见他来，尾巴就摇。母亲说：“大黄认识皮皮呢。”皮皮就乐呵呵地说：“它会摇尾巴！”

这些简单的快乐和惊喜，是老家这片土地慷慨赠予我们的。它就这么养着我的孩子，也养着我。

农村的土地，一片片被征收。土地没了，身份变了——工人、个体户、新市民。然而，生活的根，并未真正扎进城市的水泥地……房子边上空出来的荒地，又被村里人悄悄开出来，种上庄稼。农民终究舍不得土地被荒废。我从前的小学，改造成饭店后倒闭，如今也变回一片绿油油的农田。所幸当年学校后面那一排水杉树，依然挺拔地守护着那片土地。

今年天热，雨水少，地里的东西蔫头耷脑，失了精神。母亲从她的“小菜园”里掰回玉米棒，剥开苞衣，里面的籽粒稀稀拉拉。农民，终究还是要“看天吃饭”。还好，母亲种这些地，不为糊口，更像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。

下雨才好呢，我心里默念着。下次回家，树上的梨想必水分更足，滋味更甜了吧？皮皮踮着脚，伸手应该可以够着梨。

水乡风情

赏荷觅趣

□陈以忠

我的家乡在水乡建湖，有广袤的荡滩、广阔的水域、广大的田畴，土地肥沃，水源丰沛，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。近几年实行土地流转的新承包方式，成片成片的低洼田块种植荷藕，接天莲叶的荷田，自然成为家乡又一新景——清香荷田。

盛夏，回故乡看荷、访荷，到荷田觅趣，便是最佳时节。

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水田间，那一块块绿锦缎一样柔软润滑的碧叶荷田，随风漫溢着清香，使我不由得加快扑入荷海。那浓浓的迎面荷香啊，似乎认识我这个游子，将我揽在她的怀抱之中，清爽的感觉即便是盛夏酷暑也不觉得热。

亲近翠绿荷田，俯身细看那错落有致、或墨绿或淡青的荷柄反撑着的层层叠叠、或大或小的荷伞，在风中悠然地晃着失重似的脑袋，调皮地跟我打着招呼，亲密得俨然老熟人相见一般。

拨开硕大的荷伞，荷叶梗举托着卷曲的嫩黄荷叶，自盈盈的水面羞湿地探出头，那叶子就会慢慢地一点点舒展，酷似大写的英文字母“Y”微微低斜着脑袋，好奇地寻找着水里的太阳，躲在青葱带刺的荷梗间，散发出淡淡的馨香。

“灼灼荷花瑞，亭亭出水中。”抬头看荷花粉白，畅闻阵阵幽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那荷田里雪白的、粉粉的、一朵朵、一簇簇的荷花，被那绿色的花萼精心托着，鲜艳的花瓣显得分外娇艳芬芳。千姿百态的朵朵荷蕾，或含苞欲放、或浅粉妩媚，或纤细娇嫩，好似万千脉脉含羞的姑娘，亭亭玉立在荷田里，随着徐徐夏风尽情曼舞，又像杆杆精致的画笔，在夏日晴空画布上，描画着跃出荷海的清纯梦想；比雪花还洁白的夏荷，如水中沐浴的少女，雪肤香肌风姿绰约，白得风情万种，白得柔肠百结。黄色的花蕊，纯洁无比地依附于莲蓬周围，在油油的绿叶映衬下，燃烧着美丽的痴情。

新时期的家乡新荷田，每块荷田的四周都开挖浅沟，是为了在荷田里套养小龙虾，因此每块荷田都呈一个巨大的“回”字。用一根短竹竿，系上不足两米长的细线，线的另一端系一小块猪板油，头上顶一张荷叶伞，就可以悠然地钓龙虾了。

将系有猪板油的钓线放入荷叶稀疏的水沟里，不一会儿就发现水下有动静，嗨！不能太激动，慢慢提竿，一条红红的龙虾，紧紧地抱着那块猪板油，很执着地不肯放开，于是，我们就可以伸手欣然将其擒获了。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不怕被龙虾钳夹破手指，就能收获满满。一顿丰盛的辣酱龙虾绝对解馋，那才是正宗的家乡鲜味。

俗话说：“六月天是孩子的脸。”不错，刚刚还是艳阳高照，转瞬间就是电闪雷鸣、暴雨如注，我曾欣赏荷田的雷雨交响。正兴致勃勃地钓龙虾，忽然几声巨雷轰响，紧接着就是“暴雨倾盆”了，来不及避雨，干脆双手按住头顶荷叶，眼前捅开两个孔洞，静坐在顷刻间成为乐池的荷田埂上，坦然欣赏大自然的交响乐。

雨停了，太阳炫耀着万丈光芒，天空飞架一道绚丽的彩虹，不一会儿，又一道美丽的彩虹更明更艳地并列呈现，见到了可遇不可求的双道彩虹成桥的奇观，这便是我们水乡村民发展荷藕产业、致富奔小康的盛大彩虹桥吧！

走进家乡的荷花世界，欣赏荷花的靓丽，领略荷花的人生，感受荷花的气节，享受荷田的乐趣，美哉，乐哉！

